

合黄连温胆汤，并间服礞石滚痰丸。数服之后，症状渐轻，神识清醒。但一有所感，仍不能制止其再次复发。于此荏苒半年之久，病家坚请设法根治。因思此证当是痰饮凝结，积于上脘，用涤化痰饮药能暂开，得苦寒攻下剂能暂通，然不能直捣窠臼，尽刈其根。考古人治狂病实证，有使吐下并用之法，如张子和《儒门事亲》所载者是。此妇人壮体健，证实脉实。况又时当仲春，气主升达，此时施用吐法，直捣病巢，当有一定的良好疗效。因趁其发而未剧之时，用民间土方干苦瓜蒂10克，碾末，用水煮开后，俟温，灌下。服一次未见动静，服二次即呕出清水痰涎甚多。自经过呕痰后，胸廓感觉较快，烦躁症状未发。惟精神疲乏，神气困顿，以涤化痰饮与扶脾和胃药合用调理，月余始复元。以后月经来潮，未见复发。次年怀孕生育一孩，后竟无恙。

李姓妇，年方四十，体素肥腴。因气量狭窄，某日，与家人争吵后一时许，发生气厥不醒，随用开关散吹鼻取嚏无效。众以为虚脱也，欲煎参汤与服。余诊其脉弦滑有力，牙关紧闭，舌苔未见。断为痰气郁闭，阻于胸中，大气一时不能转旋，故尔见厥，与虚脱之证有别，参

汤切不可服。因与猪牙皂角、白矾各3克，细辛2克，碾为细末，温开水调，将口撬开徐徐灌下。服后约一刻许，即呕出痰涎甚多。患者太息一声，神识渐苏，呼口渴，命即与饮。随用开郁理气化痰散结之药数剂调理而安。

患者吴某，年三十余，体素健，以善啖著称。某年农历新春期间，赴亲戚家贺年。民间习俗，新春早点，每以糯米汤元饷客。吴至，兴致勃然，与诸亲友打赌，狼吞虎咽，食汤元至一百个。又饮酒食肉，谈笑风生，颇以胜利者自居。俄顷，心胸痞胀极度不舒，干呕频作，欲吐而不能吐，反复颠倒而不能自己。自用手指刺激咽部，亦不能吐。时余在家，急来求治。因命用酸浆水（即农家之淘米水，新春期间，储于缸内，数日发酵，系用以饲养牲口者）两大碗，急火煎开与服。服后并加鹅翎扫喉探吐。至此，宿积食物得从呕吐而出，约数升许，酸臭之气，达于户外。患者疲惫异常，卧床旬余方起。

综上所述，可见人之所病，病疾多；医之所病，病道少。吐为八法之一，吐证固较少见，施用吐法后，患者精神体力亦大显衰惫，然不可因噎废食，认为吐法无用而弃置不讲。

路志正对七年低热一例治验

解放军514医院 樊中州整理

周×，女，43岁。1974年10月23日诊。

始于七年前，每日上午体温37.3~37.8℃，伴有心悸、气短、乏力。经多方检查，未发现异常。曾试用抗风湿、抗癆及抗感染治疗，体温从未正常，近期又出现关节痛疼。舌苔白腻，脉弦略数。证属湿热内蕴，气阴不足。治以化湿通络，益气养阴。处方：太子参15克，白芍12克，生黄芪10克，当归、白薇、银柴胡、稽豆衣、佛手、桂枝、杏仁、竹茹各9克。煎服4剂，症状无改善，于原方加玉竹、白术各12克。煎服10剂；体温37.1℃，诸症亦随大减。又于上方加地骨皮、牡丹皮各12克。煎服16剂，体温36.5℃，其后体温未再复升。

按：路老认为低烧症虽病势不猛，但病程长，日

久势必热伤气阴，故选太子参、生黄芪益气，更用玉竹、白芍益阴液。扶正不忘清邪热。以银柴胡、白薇、地骨皮等凉而不寒，甘而不寒清热。舌苔白腻，关节疼痛、乏力，系湿着不去，血脉经络壅滞。用稽豆衣、当归、佛手、桂枝、竹茹、白术等宣痹祛湿，通经疏络，并使全方补之不腻。

路老在临床审治长期低烧时常喜用参芪，但参用太子参，是取其性平缓，益气阴兼而有之；黄芪之用量，一般在10克左右，以防量过生壅。低烧久之，多见乏力、关节疼痛之症，此系脾胃不振，失运湿浊，经络痹阻，治宜“轻可去实”，用竹茹、桂枝、稽豆衣等为宜。清热多选甘微寒、咸寒之品，切忌苦寒直折。